

血色记忆

XUESE
JIYI

萧妙婷 著

妙婷文集

——重返文坛十周年献礼



广西人民出版社

妙婷文集——重返文坛十周年献礼

血色记忆

XUESE

JIYI

萧妙婷
著



广西人民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血色记忆 / 萧妙婷著. — 南宁: 广西人民出版社,
2013. 7

(妙婷文集: 重返文坛十周年献礼)

ISBN 978-7-219-08370-3

I. ①血… II. ①萧… III. ①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
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(2013) 第 156036 号

监 制 彭庆国
责任编辑 杨 冰 陈曼榕
封面设计 李彦媛 韦茵茵
印前制作 麦林书装

出版发行 广西人民出版社
社 址 广西南宁市桂春路 6 号
邮 编 530028
网 址 <http://www.gxp-ph.cn>
印 刷 广西正泰彩印包装有限责任公司
开 本 890mm×1240mm 1/32
印 张 19.5
字 数 500 千字
版 次 2013 年 7 月 第 1 版
印 次 2013 年 7 月 第 1 次印刷
书 号 ISBN 978-7-219-08370-3/I·1651
定 价 56.00 元 (全 3 册)

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



目 录



引 言 / 1

第一章 爱情争夺 / 3

第二章 骨肉情深 / 67

第三章 爱情转让 / 117

第四章 记忆的源头 / 153

后 记 / 184

引言

夜，死一般寂静，没有一丝风，连只蝓蝓的叫声也没有。

呀——呀——一声声恐怖的叫声打破了夜空。

一层半旧的楼房套间里，刷地亮起了灯光。

陆小龙的父母一骨碌从床上爬起来。他母亲快速拉亮了灯，下床穿好鞋子，急急地往外走，口里急促地说，肯定是影儿又做噩梦了！

陆小龙的父亲也起床穿好鞋子，跟着出去，进了影儿的房间。

陆小龙的母亲一进到影儿的房间就跑到她的床前，摇着影儿的身体，不停地喊着：影儿，影儿，你醒醒，快醒醒！

在梦魇中挣扎着的影儿好不容易醒了过来，出了一身冷汗。她一睁开眼睛看到母亲，就扑到她的怀里哭着喊道，妈妈！那个黑影又压住我了，我好害怕！

陆小龙的母亲抱着影儿，轻轻拍着她的身子，哄着，别怕，别怕，宝贝，妈妈在这呢。

陆小龙进来，看着父亲问，怎么回事？

父亲一脸忧愁地说，影儿又做梦了。

陆小龙走到影儿的书桌前，开了录音机，放起了舒曼的《梦幻曲》。影儿慢慢平静下来，渐渐进入梦乡。

陆小龙和父母小心翼翼地退出了影儿的房间。

回到房里，陆小龙的母亲坐在床沿久久不能释怀。她丈夫坐到她旁边，看着她说，我们还是带影儿去治病吧，把她的失忆症治好，这样或许会好些。

陆小龙的母亲流着泪，摇摇头说，不，不行，影儿不能治病，她不能记起以前的事情，那太残忍了。

陆小龙的父亲说，她还年轻，以后的路还很长，我们不能让她这样下去呀！

陆小龙的母亲不停地摇头说，不行，无论如何也不能让影儿找回那段记忆，绝对不能！

陆小龙的父亲只是叹了一口气，没再说话，黑夜又回到刚才的寂静中……



第一章 爱情争夺

(一)

天好像要黑了，可又没完全黑下来，街上的灯昏惨惨地亮起来，给人迷迷糊糊的感觉，有点眼晕。一位着装入时、戴着墨镜的年轻女子腋下夹着一个白色皮夹，昂首挺胸，步履匆匆地在人群中行走。在她的不经意中，一个年轻的男子像老鼠一般，从她的身边窜过，伸手一掠，把她的皮夹夺走，飞一般窜入人群中。那女子花容失色，加快脚步追赶，大声地喊起来，抓小偷！抓小偷！

街上匆匆行走的人们听到声音都开始慌乱，个个停下了脚步。一个留着短发、穿着休闲服运动鞋的年轻女子箭一般飞过去，追上那小青年，伸出左脚一撩，那抢包的男孩面朝黄土背朝天地卧倒在地。

短发女子动作娴熟地将他按住，用力把他的双手扳起，喊道，老实点！

男孩动弹不得，不断求饶道，求你了，姐姐，放了我吧，我下次再也不敢了。

打扮入时的女子气喘吁吁地跑过去，一脸的惊魂未定，她弯下腰，伸手捡起那落在地上的皮夹，对着那短发女子千恩万谢起来。

短发女子顾不得理她，只是死死按住那小偷，微微喘着气。

旁边围观的人早已报了警，警车呜呜地飞驰过来，在他们旁边停下，车门嘭的一声响，下来两个体形高大的警察，一个冲过去把那抢包男孩拎起，一个从屁股后面取出手铐，咔嚓一声把他的双手

铐牢。那两名警察把那男孩押上车后，叫那短发女子和时髦女子一起回派出所去做笔录。俩女子相互看了一眼，一脸的无奈，很不情愿地跟着上了车。

做了一个多小时的笔录，从派出所出来的时候，天完全黑了下来，街上的灯光也明亮了许多。在警察的笔录中，她们知道了彼此的姓名和职业。时髦女子叫欧阳静兰，香港过来开房地产公司的老板，短发女子叫苏铮铮，是公安局民警。

街上，灯火辉煌，人群涌动。

她们默默走了一会儿，欧阳静兰开了口，对苏铮铮笑着说，刚才真是太感谢你了，如果没有你如此泼辣的出手，我的包包就是那小子的了，你不知道，钱倒是次要的，我包里有很多重要的证件呢，没有了它们，我是寸步难行。

苏铮铮不以为然地笑笑说，不用客气，我身为警察，抓小偷本来就是我分内的事。

欧阳静兰看着苏铮铮问，你是学什么专业的？身手如此不凡。

苏铮铮说，我没读过大学，以前在部队是特警，说完，很尴尬地笑了笑。

欧阳静兰哇的一声大叫起来，睁大眼睛问苏铮铮，你真的是特警呀？

苏铮铮耸了耸肩说，我从来不说谎。

欧阳静兰的脸上露出钦佩的神色，说：你真是太酷了。

她们继续前行，经过一家流光溢彩的餐厅门口，欧阳静兰停了下来，对着苏铮铮说，我们一起吃晚饭吧，我请客。

苏铮铮稍稍犹豫了一下，马上决定下来，嗯了一下，答应了她。

她们进了餐厅，里面灯光柔和，音乐轻缓，环境优雅。

在服务员的指引下，她们在靠窗的座位坐下来，服务员马上给她们上了茶。

一个穿着白色衬衫，红色小 A 字裙，领子上打着蝴蝶结的服务员拿着菜单向她们款款走来，脸上带着笑容，微微地弯了一下腰，彬彬有礼地问，你们想吃点什么？

欧阳静兰接过菜单看了一下，没点，递过去给苏铮铮，说你先点吧。

苏铮铮很不客气，拿起菜单，走马观灯似的看了一下，干脆利落地点了一个牛排套餐，随手又把菜单递回去给欧阳静兰。

欧阳静兰接过菜单，认真地看了一下，点了一个香菇炖鸡，点完，她又问苏铮铮要喝什么汤。

苏铮铮问服务员有什么汤，服务员不厌其烦地一一向她报出，苏铮铮没多想，就随便要了一个排骨冬瓜汤。

欧阳静兰想了一想，点了一个乌鸡汤。

服务员拿着点好的菜单，步履轻盈地走开。

她们捧起杯子，各自喝着茶，静静地欣赏着优美的萨克斯演奏。

她们喝了一会儿茶，饭还没上，欧阳静兰又开口问苏铮铮，说：我在电视上看到的特警都是身怀绝技的，不知你是否也如此？

苏铮铮呷了一口茶，笑了笑，看着欧阳静兰问，你想见识一下吗？

欧阳静兰连连点头说，当然，当然！

苏铮铮向服务员招招手，叫服务员拿瓶啤酒过来。

服务员走近她，弯腰问她，请问要几瓶？

苏铮铮说，一瓶就可以了。

服务员在点菜单上画了一下，叫她稍等，转身离去。

欧阳静兰愣愣地看着她，问她，你的绝技与啤酒有关系吗？

苏铮铮喝了一口茶，不理她，只是甩出一句，你甭管，等会儿自然知道。

欧阳静兰没再说什么，只是捧起杯子，小心翼翼地放到擦得艳

红的嘴唇上，轻轻地喝起茶来。

服务员用盘子端着一瓶啤酒过来，轻轻地在苏铮铮的面前停下，很有礼貌地问，小姐，需不需要帮您开盖呢？

苏铮铮向她摆摆手说，不用了，去忙你的吧。

服务员正欲转身离去，苏铮铮把她叫住，说你帮我拿个桶过来。

服务员愣了一下，应了一声好的，转身离去。

欧阳静兰看得一愣一愣的，可又不好多问，只是拿起杯子，继续轻轻地喝茶。

窗外街灯闪烁，室内音乐舒缓，人们都在惬意地享用着晚餐。

服务员拿了一个红色的塑料桶来到苏铮铮跟前，迟疑地看着她，问，放在哪里？

苏铮铮接过她手中的桶，放到了自己的侧边，接着左手拿起那瓶酒，对着红桶，对欧阳静兰说，你看好了。

旁边的人也被她的举动吸引，都站了起来，目光紧紧地盯着她手中的瓶。

欧阳静兰环顾左右，没有吭声，只是睁大眼睛，死死地盯着她手中的酒瓶。

苏铮铮站起来，左手拿酒瓶，右手挥起，用力往瓶盖上面一拍，砰的一声，瓶底破碎，酒哗啦哗啦地落到了桶里。

欧阳静兰惊呆了，张开嘴巴，一时说不出话来。

旁边吃饭的人都站起来，鼓掌叫好。

苏铮铮坐了下去，把手中的破瓶子丢到了桶里，取出一张餐巾纸擦了擦手。

服务员端来了她们的套餐，一样一样在她们面前摆好，请她们慢用。

欧阳静兰还没从刚才那场精彩的表演中回过神来，一脸不知所措。

苏铮铮拿起羹匙，舀了一口放进嘴里，喝完了，对着欧阳静兰说，你也吃饭吧，折腾了这半天，肯定也饿了。

欧阳静兰唯唯诺诺地应着，拿起叉子，慢腾腾地吃起来，吃了一会儿，她开口说，如果不是亲眼所见，我真的不敢相信你有这样的本领。

苏铮铮嚼着牛排，说还有很多你没看见呢，这只不过是雕虫小技。

欧阳静兰放下手中的叉，睁大眼睛看着苏铮铮问，什么？你还有绝活没使出来呀？

苏铮铮笑笑说，那当然，你想想，我在部队待了五年，难道只学会拍瓶子？

欧阳静兰还是一脸狐疑地说，简直不可思议，你表面上看起来是一个那么柔弱的女子，怎么会有这么大的劲呢？

苏铮铮已经把牛排吃完，拿餐巾纸擦了擦嘴巴，呵呵地笑了起来，人不可貌相，海水不可斗量嘛。

欧阳静兰说，你真是让我开眼界了，我以前只在电视上看过这种镜头，没想到，在现实生活中也目睹了，而且还很荣幸地跟你坐在一起吃饭，说着，拿餐巾纸搥了一下嘴巴。

苏铮铮嘿嘿地笑了两声，让你见笑了，因为小时候就喜欢舞枪弄棒，读不了书，考不上大学，只好当兵去，没想到当上了特警。

欧阳静兰轻轻地挽了一下头发，呵呵地笑，我曾经也很想学点武功来防身的，可没有这方面的天赋，怎么学也学不会。

苏铮铮嘿嘿地笑了两声说，学这东西没有什么用的，不学也罢。

欧阳静兰说，谁说没用呢，刚才如果不是你这两下子，我的麻烦就大了。

苏铮铮说这种事不会经常遇到的，一生中可能就一次。

欧阳静兰的套餐还有一半没吃完，可她不吃了，停了下来。

服务员端来水果盘，在她们面前摆上。

欧阳静兰拿叉子叉了一块西瓜举到苏铮铮的面前给她，说一生遇上一次就够了。

苏铮铮接过水果，说我倒是很羡慕那些能读大学的，大学生嘛，多威风呀，毕业出来想去啥单位就去啥单位，任你挑，可我们就不同了，出来后选择机会就很少。

欧阳静兰微微笑起来说，人总是想得到自己没有的东西。

苏铮铮笑了一下，说也许吧，得不到的东西总是好的，这就是人的怪异心理。

欧阳静兰收起了笑，又挽了一下头发，专注地看着苏铮铮，很认真地说，我想问你一个问题，你能如实告诉我吗？

苏铮铮怔了一下，神经绷得紧紧的，脸色突然暗了下来，她努力地让自己镇定下来，看着欧阳静兰，装出平静的样子说，有什么问题，你就说出来吧。

欧阳静兰正了正身子，很认真地说，如果我高薪聘请你做我的私人保镖，你愿意吗？

苏铮铮紧张的神经松弛下来，她抬头望了一下天花板，呵呵地笑起来，说别开玩笑，就我这模样，能做保镖吗？

欧阳静兰还是一副正儿八经的样子，我是认真的，我觉得你行，你挺厉害的。

苏铮铮止住笑说，保镖这一行我做不了，我能保自己平安就不错了。

欧阳静兰讪讪地笑了一下，我就知道你不会做，做保镖这行实在太危险了。

苏铮铮脸上露出抱歉的表情，说不是危险不危险的问题，是我确实没有那么大的能耐，就我这点三脚猫功夫，抓个小偷还行，可是要是遇上不要命的，还是不行的。

欧阳静兰看着苏铮铮，一副恳求的样子，说我刚来这里不久，

对这个城市的很多情况都不熟悉，以后要是遇上什么麻烦，希望你能多多帮忙。

苏铮铮说这个不用你说，我们也会的，你们来我们这里投资，我们作为地方警察，就有义务保护你们的安全。

欧阳静兰说，那我真是太感谢你了，以后，要是遇上什么问题，我可真是要麻烦你了。

餐厅里的客人都走光了，就剩下她们两个，还有站在旁边静静地守候的几个服务员。

欧阳静兰向四周打量了一下，说这样吧，我想让你认识一下我的法律顾问，以后有什么事，他也好找你。

苏铮铮很爽快地说，没问题。

欧阳静兰又提议到一家咖啡厅去喝咖啡，顺便叫她的法律顾问出来。

苏铮铮看了一下表说，今晚就到这里吧，已经很晚了，我回去还有点事情要做。

欧阳静兰不好意思坚持，只是说好吧，我们明天中午一起吃饭怎么样？我真的很想让你认识一下我的法律顾问高峦，他不仅是我的法律顾问，而且是我的未婚夫。

苏铮铮玩着手中的杯子，眼珠子转了一下，这个事明天再说吧！

欧阳静兰呷了一口茶，说好的，就挥手叫服务员来埋单。

之后，她们继续坐在那里喝了一会儿茶，再聊了一会儿，就起身出了门。

欧阳静兰的司机已经在门口等待，欧阳静兰执意要送苏铮铮回家，苏铮铮拗不过她，只好上了她的红色宝马。

(二)

不知是何原因，苏铮铮一晚没睡好，天快亮的时候，她才迷迷

糊糊入睡，这一睡，就睡过了头，上班时，就迟了差不多一个钟头。她打着哈欠来到办公室的时候，只见办公室的黄澄澄拿着药酒在使劲地给小邓子擦手臂。

她好奇地凑过去问小邓子，嗨，小邓子，昨天不是还好好的吗，今天你的手又怎么了？

小邓子扭开脸，不理她，一副气鼓鼓的样子。

黄澄澄也没说话，只是边擦边呵呵地笑。

苏铮铮觉得莫名其妙，她在自己的位置上坐下来，嘟嘟囔囔起来，今天真是见鬼了，问人家也不理。

黄澄澄笑着，开了口，说你昨天用力过猛，把人家小邓子的手臂给扭伤了。

苏铮铮哦了一声，接下来是一脸不屑的样子，我不是为了把戏演得逼真一点嘛。我又不是故意的，真小气！

小邓子气咻咻地嚷起来，如果演员都像你这么演戏的话，个个都成李国豪了。

苏铮铮摆摆手，说行了，行了，下次你演警察，我演小偷，我让你抓我一次，行了吧！说着，她拿着杯子去接水。

小邓子哼了一声说还有什么下次，我下星期都实习结束回学校了。

苏铮铮装好开水回到自己的座位坐了下来，边吹边喝，摇头晃脑地说，唉，看来我这辈子欠你的是永远还不清了。

小邓子嘻嘻笑了起来，说不过没关系了，我先记账，改天我让你连本带利还给我。

黄澄澄按了一下他的额头，笑了起来，说现在的小孩子呀，都是屁股挂算盘。

苏铮铮耸了耸肩，有点装腔作势的样子，说可不是，看来我这身皮得长厚点才行了，要不，谁知改天利息是多少呀？

小邓子和黄澄澄仰起头，哈哈地大笑起来。

办公室的小李过来叫苏铮铮，说队长让你去一下他办公室。

苏铮铮拍了拍脑袋说，不会吧，就迟到那几十分钟就叫我去训话了，我昨晚可是加班到深夜呢，说完她拿起杯子狠狠喝一口，放下杯子，视死如归地出了门。

队长是个四十开外的男子，性格开朗，跟队里的人员很合得来，大家都叫他老大。

苏铮铮进去的时候，他手里正玩弄着一支笔。

苏铮铮有点恶人先告状的味道，她一见队长就在他的对面坐下，叽里呱啦地诉起苦来，老大，你不知道呀，我昨天可是很辛苦的呀，陪那个欧阳静兰吃了饭，还陪她喝咖啡，你不知道那咖啡毒得像什么似的，喝了害得我一夜睡不着，所以今天才迟到……

她还没说完，队长就瞪大眼睛打断她，什么？你今天迟到了？单位明明规定不准迟到早退的。

苏铮铮愣了一下，马上反应过来，亡羊补牢道，迟到五分钟，就五分钟而已，呵呵，至于那个小邓子的手嘛，我也不是故意的，只是想把戏演得逼真一点，没想到，他怎么就伤了……

队长又打断她，霍地站起来，什么？你把小邓子的手给扭伤了！

苏铮铮吐了一下舌头，知道自己又错了，又马上亡羊补牢，用手指比画着，只伤了一点点皮，一点点而已。

队长看着她，重重地坐了下来，又玩起了手中的笔。

苏铮铮这会儿学聪明了，队长不问，她就不说了，只是一副装傻的样子在队长面前呆呆地坐着。

队长轻轻呼了一口气，慢条斯理地开了口，说说你昨晚接触欧阳静兰的情况吧。

苏铮铮有点扬扬得意的样子，说昨天那戏呀，演得可成功了。

队长似笑非笑地看着她，怎么个成功法？把小邓子的手扭伤，喝了毒咖啡，今早上迟到？

苏铮铮讨好似的笑笑，说这些嘛，是成功中的一点点败笔，今后不会再犯这些低级的错误了。

队长绷着脸，说那你的意思是，下次要犯一些高级一些的错误了？

阳光从窗口射进来，明晃晃的，有点耀眼。

苏铮铮摇摇头说不会，不会，怎么会呢，就凭我这水平，怎么能犯得了高级的错误呢？

队长哈哈大笑起来，照你这么说，犯错误也得有水平才行呀？

看见队长笑了，苏铮铮的情绪也放松了，她也呵呵地笑起来，说那是的，没有水平的人一般是犯不了高级的错误的，比如欧阳静兰的母亲，如果事情属实，她的母亲就确实是一个高水平的人。

队长斜着眼看她，说她是你的偶像，你是不是也想学习她？

苏铮铮猛地摆手，说没有，没有，我是中国共产党员，我是一个党性极强的人，我怎么能学习她呢。不会的，不会的，绝对不会。

队长说你能这样想就好了，你和欧阳静兰接触时，她没有起疑心吧？

苏铮铮心直口快，没有多想话就出口了，怎么会呢，她可相信我了，她还想高薪聘请我做她的私人保镖呢！说完，她有点扬扬得意起来。

队长的目光咄咄逼人，说如果她真的给你很高的薪水，你会放弃我们这边的工作，为她服务吗？

苏铮铮把她得意的神情收了起来，背起了党章：作为一名共产党员，要坚持党和人民的利益高于一切，个人利益服从党和人民的利益，吃苦在前，享受在后……

队长摆摆手，很不耐烦的样子，得了得了，别背了，只要你在大是大非面前，能坚持原则，不要做出损害人民和国家利益的事来就行了，你还年轻，千万不能走错一步，错了一步就会步步错下

去的。

苏铮铮敬了一个军礼，我保证不会做出有损国家利益的事情来！

队长说我今天叫你来，就是想听到你这句话，以后跟紧一点欧阳静兰，和她搞好关系，要把她这里作为切入口。

苏铮铮说，知道了，她说今天中午请我吃饭，想让我认识一下她的法律顾问兼未婚夫。

队长说那你就去吧，但一定不能让她看出破绽来。

苏铮铮说好的，并站了起来。

队长把手中的笔放进笔筒里，看了她一眼，说回去吧，好好反省一下，写一份检讨。

苏铮铮莫名其妙，问写什么检讨？

队长说你昨天不是扭伤了小邓子的手，今早不是迟到了吗？

苏铮铮抓了一下头皮，笑嘻嘻道，老大，你就饶我一次吧，下次我不会再犯了。

队长说不行，这是原则问题，你是军人出身，你应该明白这是纪律。

苏铮铮说，迟到，那是昨晚喝咖啡，扭伤小邓子的手那纯粹是意外。

队长敲敲桌面，说你看你，到目前为止，还没认识到自己的错误！

苏铮铮吐了一下舌头，耸了耸肩，噙声噙气地说了一句，我知道错了，就灰溜溜地出了队长办公室。

回到办公室，她一屁股坐到自己的座位上，拿起一支笔，铺上稿纸，托起脸腮，苦思冥想，想了一会儿，她扭过头看着小邓子问，小邓子，你说我扭伤你的手，错在哪里？

小邓子有点趁火打劫的意味，一口气说出一大串她的不是来，你错的地方可多了，比如说过分炫耀，假戏真做，公报私仇，故弄